



21:
Bringing
Down
the
House

决胜21点

这是一场高智商对决
麻省理工数学天才创造了只赢不输的神话
并改变了拉斯维加斯的游戏规则
而他们用的，仅仅是一副牌和最简单的博弈——

《纽约时报》畅销榜连续在榜53周

(美)本·梅兹里克 著

刘子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决胜21点

(美)本·梅兹里克 著 刘子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0 - 1750

Ben Mezrich

21: Bringing Down the Hou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Ben Mez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胜 21 点 / (美)梅兹里克著;刘子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02 - 008129 - 5

I. ①决… II. ①梅…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
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083 号

特约策划:徐曙蕾
责任编辑:吴继珍
封面设计:高静芳

决胜 21 点

[美] 本·梅兹里克 著
刘子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02 - 008129 - 5

定价 25.00 元

鸣 谢

最该感谢多米尼克·安非索与莱斯利·麦勒迪斯,西蒙舒斯特公司的杰出编辑。还要感谢多萝西·鲁宾逊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帮助我集中精力。感谢我出色的经纪人戴维·维格里亚诺,及其事务所的麦克·哈里特与杰森·舍尔。感谢奋进经纪公司的布莱恩·利普森在好莱坞运作相关项目。感谢鹰巢娱乐公司的杰·桑德斯对本书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不仅如此,假如没有我在波士顿的算牌师朋友们的丰富知识与鼎力支持,这本书也不可能成形。感谢你们向我介绍了绝大多数人未有机会见到的拉斯维加斯的那一面。

一如既往,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兄弟对我的不懈支持。还有托尼娅·陈:美丽的你在我眼中如同闪耀的霓虹。

凌晨三点十分，凯文·刘易斯看起来似乎快晕倒了。面前的桌上放着三个空鸡尾酒杯，他前倾的身体架在两只胳膊肘上，目光紧盯着自己的牌。庄家依然摆出耐心的样子，因为要照顾到鸡尾酒杯前的一摞紫色筹码。其他玩家则开始不耐烦了。他们希望眼前这个小子赶快下注——要么就此打住，抓起椅子下面的破帆布包，回波士顿去。天哪，难道他还没赢够吗？一个大四学生准备拿三万美金做什么？

庄家感受到桌上的气氛，终于敲了敲发牌靴。“凯文，轮到您了。您连赢了许多盘。准备再玩一轮吗？”

凯文想要掩饰颤抖的双手。说实话，他的真名不是凯文。而且他一点也没醉。他脸上的红斑是先前在酒店房间里涂的。而且，虽然价值三万美元的筹码足以让他两手发颤，但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会关注这些。他们会对椅子下面那个破帆布包更感兴趣。

凯文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已经干了一百次，没理由认为今晚会有什么不一样。

他伸手去拿三枚五百美元筹码，然后四下里望了望，假装寻找鸡尾酒服务生。他用余光看到了观察员。红头发，美女，低胸短衫，

很浓的妆。没人能猜到她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念书，现在是哈佛商学院的优秀学生。她的位置近得足以看到赌桌，又远得不足以引起别人的怀疑。凯文发现了她的目光，于是等她发出信号——弯右胳膊表示双倍下注；如果两只胳膊都弯着，他就会把大部分筹码都放进桌上的投注区里；如果她双臂垂在身旁，他就把赌注减到最少。

但她现在的姿势与这些都不相同。她用右手捋了捋头发。

凯文盯着她，确定自己正确读懂了她的意思。然后他开始迅速收拾筹码。

“就这样吧。”他冲着桌子说，话音含混，“早知道就少喝一杯马丁尼了。”

他心急如焚。他又看了看观察员。她的手依然深深插在发丝之间。天哪！半年来，凯文从未见过观察员做这样的事。这个信号与扑克牌无关，与那个在一个钟头内帮他赚到三万美元的精确算牌方法无关。

把手插在头发里只有一个意思——快跑。就是现在。

凯文把帆布包挂在肩膀上，然后将紫色筹码塞进口袋。

庄家小心地看着他。“您确定不需要把它兑换成大额筹码吗？”

可能这个男的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凯文正准备扔给他一点小费，忽然看见几个穿西服的家伙。三个人，正从最近的骰子桌走来。高大，魁梧，小眼睛。没时间顾及礼貌了。

“不用了。”凯文一边说，一边倒退着离开桌子，“我喜欢筹码在裤袋里晃来晃去的感觉。”

他一转身,开始狂奔着穿过赌场。他知道他们正从上面看着他——有“天眼”。但他怀疑他们不会当众发作。他们只是在努力保护自己的钞票。不过,他不想冒任何风险。如果西服男追上了他——好吧,每个人都听过这种事。关小屋。各种威胁手段。有时甚至使用暴力。无论这座城市改头换面多少次,在本质上,这里到底是拉斯维加斯。

凯文今晚很幸运。他没有碰上意外,成功逃到了外面,就这样走上灯火通明的拉斯维加斯大道^①,混入汹涌如常的游客潮中。一分钟后,在街对面一个霓虹灯闪烁的出租车等候处附近,他坐在一条长椅上。帆布包搁在腿上。

从赌场里出来的红发女人重重地坐在他旁边,点燃一支烟。她的手在抖。“太他妈险了。他们直接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们肯定一直在楼上监视着。”

凯文点点头。他在大口喘气。胸膛已经湿透。世上再没有比这还要爽的感觉了。

“觉得今晚该撤吗?”女孩问。

凯文冲她一笑。

“去‘星尘赌场’试试吧。我在那儿的形象还是不错的。”

他两只手都放在帆布包上,感觉到里面一沓沓的钞票。一百万多一点,全是百元大钞:凯文的赌本,有一部分来自半年前把他招募进来的神秘投资人。那些投资人在破烂公寓、废弃仓库乃至麻省理工教室这样的模拟赌场里对他进行培训。然后,他们把他派到霓虹

^① 拉斯维加斯大道,拉斯维加斯市一条聚集大量赌场与酒店的大街。

闪烁的拉斯维加斯大道来做事。

他的大多数朋友正待在学校——参加考试，喝啤酒，讨论波士顿红袜队^①。他待在拉斯维加斯，用别人的一百万美元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迟早，这一切会完全崩溃。但凯文不在乎。

他不是创立这套“体系”的人。他只是少数几个能聪明到把事情办成的幸运儿之一……

^① 波士顿红袜队，美国职业棒球队。

波士顿,现在

两条大腿分别绑了两万五千美元,都是百元大钞。胸前还用胶带绑了一个装着五万美金的尼龙搭扣小包。外套口袋里也塞了五万块。腰上还缠了十万。

我感觉自己既像米其林人^①,又像毒品贩子。满身累赘的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推开玻璃转门,走进罗根机场。清凉的空气扑面而来,我停下脚步,观察四周的情况。B航站楼里挤满了趁着阵亡将士纪念日^②的长周末逃离波士顿的大学生:旅行背包、肥大的牛仔裤、棒球帽、大帆布包。每个人都同时朝一个方向移动,美国现代化机场的即兴芭蕾舞。我深吸一口气,加入了人流。

我低着头,瞅着自己破旧的黑色软皮鞋踩过一块块地砖。动作要随意,想法要随意,人要随意……我努力不去想绑在我背后的那辆新宝马。我努力不去想揣在外套口袋里的两居室首付款。我集

① 米其林人,轮胎厂商米其林公司的产品卡通形象。

② 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纪念历史上为国捐躯者的纪念日,时间在每年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中精神使自己更像是另一种人；可能不是大学生，但也许是研究生，一位助教——某人的哥哥，来这儿帮忙拿行李。只是这喧嚣中的一部分，只是罗根机场交给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周报里的一个小数据。动作要随意，想法要随意，人要随意……

忽然，一个现代版巨石阵便近在眼前：两台机场金属探测器并肩站立，两旁是齐腰高的传送带，不停地往四四方方的钢制 X 射线仪里传动。我内心里检查了全身上下，脉搏腾地加快了。没有钞票从袖子里挂出来，也没有什么绿色的东西从衬衫纽扣中间探出头。我走进队伍，排在一位身穿低腰牛仔裤的黝黑的美女后面。我甚至还主动帮她把一个贴满标签的特大号手提箱拎到一条传送带上。动作要随意，想法要随意，人要随意……

“下一个。”一位身穿罗根机场灰色制服的高个儿黑人妇女招呼道。她右侧衣领上有姓名牌，但我不清上面的字，因为汗水在刺激我的眼睛。我迅速眨了眨眼——但动作很随意——然后往前走，走过虚假的门框。无形的射线穿过我的内脏，搜寻着金属。正当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放松时，机器发出的刺耳叫声划破了沉闷的空气。我呆住了。

那位佩戴姓名牌的妇女抬手示意我重新走回到机器另一边去。“把口袋里的金属物品都拿出来，再试一次。”

我的喉咙缩了一下。双手下意识地伸向外套下方的隆起。在一沓沓百元大钞上方，我摸到一个类似于巨型药栓的东西。

妈的。我忘了手机。

当我把手伸进外套，摸索我的诺基亚时，我的手指在颤抖。我能感觉到这位妇女在看着我。如果她要求我脱下外套，我就完了。

她会看见鼓鼓囊囊的地方,然后一切都完蛋了。过去半年来,我研究了携带未报关财产蒙混通过机场安检口的各种故事,我非常了解海关的法规。

安保人员可以拘留你四十八小时。他们把你拖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有时会把您铐在椅子上。他们会叫来联邦缉毒署和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们没收您的赌资,有时甚至连收据都不给。想拿回钱就得请律师,准备材料,还要出庭。可能要半年,可能要一年。在此期间,美国国税局会像身着灰制服的蝗虫那样来骚扰你。你得自己想办法证明你当时并不打算用现金去交换一小袋一小袋精细的白色粉末。因为对海关人员来说,钱的气味就像可卡因。尤其是百元大钞。我曾读到过,在流通的百元大钞中,有95%的票子的纤维里藏有细小的可卡因颗粒。这意味着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海关犬嗅出21点职业玩家的速度比找出毒骡的速度还要快。对狗——以及海关人员而言——这两种人的气味是一样的。

我把手机递给那个女人时,恐惧浸湿了我的后背。她看手机的表情就像她从未见过手机一样。她把手机打开,翻过来,然后递还给我。在我身后,一个身穿扎染T恤衫的学生想把一个盆栽搬到传送带上。带着姓名牌的女人转了转眼珠。然后,谢天谢地,她挥手示意我过去。

“没事了。祝您旅途愉快。”

我跌跌撞撞走向登机口时几乎快断了气。美西航空69次航班。波士顿直飞拉斯维加斯,周五晚的霓虹特快。一些人已经在登机口的桌子旁排起了队;声音嘈杂,酒气熏天,男性为主,带着躁动的欲望。

凯文·刘易斯安静地站在队尾附近。我立刻认出了他。高个子，运动身材，但怯懦地略微收着肩膀。黑头发，黑眼睛，乱蓬蓬的黑发下方是一张很大的娃娃脸。稍稍带有少数民族的特征，但除此之外，完全辨识不出来。他的血统可能来自亚洲、拉美，甚至意大利或俄罗斯。与我一样，他比登机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要年长，但他轻松地混进人群。他可能有二十一，二十六，或三十五岁。如果穿件牛仔外套，戴一顶篮球帽，他就可能被当成波士顿大学兄弟会的一员。穿上西装，戴上领带，他就能混进华尔街。此时此刻，他身穿一件麻省理工学院T恤和一条肥大的短裤。经典的麻省理工形象，正是他父母所期待的模样。

他看见我通红的脸颊，笑道：“就是这种感觉。天天如此。”

显摆出的自信似乎与他肩肘间的羞涩并不搭调。凯文在许多方面都是标准的麻省理工学生。他的简历无可挑剔：一名数学天才，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新罕布什尔州唯一一所寄宿学校。一名电气工程专业学生，对数字有着超凡的亲合力；一名全优学生，达到医学院对预科生的所有要求——一方面是满足父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这样的挑战。

但凯文的简历没能反映所有的事情。他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由霓虹灯招牌与紫色的赌场筹码描绘出的那一面。

在波士顿，他凭借努力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全优。

在拉斯维加斯，他在社交聚会上认识了迈克尔·乔丹、霍华德·斯特恩、丹尼斯·罗德曼和凯文·科斯特纳。他交往过洛杉矶公羊队^①

^① 洛杉矶公羊队，美国职业橄榄球队。

的拉拉队员,与《花花公子》的插页女郎们醉过酒。他曾在路易斯安那被人赶下赌船,也曾目睹自己的同伴被踢出拉斯维加斯一家赌场。他曾经勉强逃脱被扔进巴哈马监狱的厄运。他曾被国税局查账,被私人侦探跟踪,他的照片曾被那些名声恶劣、腰间挂枪的男人传真到世界各地。

一路走来,他积攒了一小笔财富,那一沓沓百元大钞都被整齐地放在家中床边的壁橱里。虽然没有清楚他到底赚了多少钱,但有传闻说差不多在一百万到五百万之间。所有都是合法的,没有一分钱源于那份无可挑剔的标准简历。

羞涩,怪僻,温和。凯文·刘易斯近四年来一直过着双重生活。现在,我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尼龙扣开始痒痒了。”与凯文握手时,我只想到这句话,“应该找个更方便的办法带赌金。”

他微微一笑,脑袋往一边歪了歪。“当然有。假雨伞。假的手提电脑。石膏模型和中空的拐杖。我们曾经考虑过那些玩意儿。你知道,007用的那种东西。但相对于尼龙扣,中空的拐杖更难和联邦调查局解释清楚。”

如果我身上没有绑着二十五万美元,我就会觉得他只是在开玩笑。但凯文绝对没有开玩笑。他正在履行我俩交易中他应做的事情,揭开外人从未听过的秘密。

我认识凯文·刘易斯是将近七年前,那是在波士顿的一家酒吧。我从哈佛毕业的时间比他离开麻省理工要早几年。我们拥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也有一些共同的小爱好:运动,深夜的大学酒吧,宽屏电视。我俩做自我介绍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准备出版第

一部小说。就我所知,凯文当时受雇于一家电脑软件公司。他从未详细说过此事——很可能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太大兴趣打听这方面的事情。

凯文太像典型的麻省理工毕业生了:骨子里是真正的工程师。我的写作生涯在我俩初次见面后的几年里正式起步,在此期间我俩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大概六年后,我们在“超级碗”^①聚会上偶遇,地点则是波士顿芬威球场几街区外的一所公寓内。凯文刚刚从拉斯维加斯“出差”回来。在播放半场表演时,我发现厨房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客套两句之后,他令我吃惊地压低嗓门,示意我靠近些。“我有个精彩的故事供你下本书用。”他开始说道。

我立刻想慢慢往外走。和其他作家一样,我已经在职业生涯中无数次听过这样的开场白。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他认为值得写成畅销书的故事;在我看来,现实的有趣程度很少能超越虚构。

但是当凯文开始向我爆料时,我感觉自己脖子背后的毛发都竖了起来。与我在鸡尾酒会上听来的其他无数故事不同,凯文的故事具有一部大众惊悚电影的所有特点——但这是真事。凯文向我讲述的每一件事都确实发生过。他经历过这些,经历过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而且他愿意让我把这些都写成文字。

“为什么?”我问。我很惊讶。

凯文从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试着自己拼凑出一个答案。

凯文曾参与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和他的朋友成功完成了

① 超级碗,美国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

拉斯维加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行动之一——而且没有人了解丝毫内情。对他而言,讲述这个故事相当于在公众平台上重新体验当时的经历。这是他向自己、向所有在乎此事的人证明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的一种方式。

不仅如此,这也是凯文与他曾经的抉择进行内心和解的方式。那些抉择曾经让他过上双重生活。其中许多抉择也许对外部世界而言显得不够道德。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凯文可以亲自对那些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有所偏差的人进行解释。

换句话讲,他的故事一半是炫耀,一半是忏悔。对我来说,这么棒的故事绝对无法抗拒。

当超级碗比赛在另一个房间继续播放时,凯文向我提出一项建议。他承诺会告诉我一切,让我接触他的熟人与他的生活方式。他承诺教给我他那个体系的一切,向我展示那把打开赌场保险箱的钥匙。

作为交换,我会给他一展风采的机会。

研究凯文的双重生活越是深入,我就越发意识到自己在彼此的交易中占据了多大便宜。当我最终坐在桌前,把想法整理成文字时,凯文的故事闪耀着五彩的光芒,耀眼得如同一块赌场招牌……

三

波士顿,一九九四年六月

一切都从寿司开始。

五个清爽小巧的寿司排列在玻璃茶几上,如同一排服装鲜亮、席地而坐的士兵。在士兵上方,一股强烈的海菜与生鱼味的味道弥漫在这间狭小的七十年代高层公寓内。茶几下摆放着一堆富山餐馆的废纸板。富山是一家深夜营业的低档日式餐厅,位于几个街区外的巴克湾区,波士顿市内相对欧化的一块地方。那里不是凯文的最爱,但很方便。富山是少数几家在星期天开到后半夜的餐厅之一,尤其在这样一个仍然遵循过时的周日营业禁令、坚持佩戴清教徒面具的城市里——虽然这里拥有地球上人数最多、吵闹声最大的大学生群体之一。

寿司算是每周的一项惯例。与往常一样,现在早就过了深夜两点钟,凯文·刘易斯正在破旧的沙发上睡觉,沙发则摆在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客厅中央。电视开着,音量很小,凯文处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的身体因为在麻省理工的健身房里练了两个钟头而酸痛不已,他的头脑因为在波士顿一家顶级医院的化学实验室里禁闭了一整天而陷入一片空白。他上大学三年级,夏天已过去两个月,他在试管

中间待了太久,甚至开始给试管们起名字了。令日复一日的实验室辛苦工作变得更糟糕的是,他不再对医学生涯感兴趣;他只是还没想好如何委婉地把这一想法告诉父母。父亲还在努力说服他放弃大学游泳队,以便能在研究中投入更多时间。与该死的试管们待更多时间。

凯文一个月前刚满二十岁,他已经长大,足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向了。但与绝大多数二十岁青年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在往何处去。他只知道自己不想在什么事情上耗尽一生。那是一九九三年,互联网革命的前夜;他在麻省理工的许多同班同学已经在宿舍里酝酿如何创业,谋划着要把中学时将他们许多人逐出主流圈的高科技变成亿万美元梦的启动平台。那些没有在宿舍铺位上解析过微处理器的年轻人准备去华尔街实实在在地冲浪。风险资本、投资银行、技术咨询——麻省理工与哈佛大学及其他常春藤大学一道,向推动革命的庞大印钞机输送了主要原材料。如果说八十年代欣然接受了贪婪,那么九十年代就把贪婪推崇为一种艺术。

医科,学术,为科学而科学——这种选择与围绕麻省理工此类学府的其他无数选择相比,并不十分抢眼。但与众多同班同学不同,凯文并不觉得自己满足于在华尔街耗尽一生,或是在硅谷假模假样地待上一阵。他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圣人:他与隔壁床铺上的年轻人一样着迷于放纵的贪念。他只是没有找到自己最爱的毒品。

此时此刻,他想要思考的不是自己的未来,不是父亲,也不是实验室的试管。他只想睡觉。但寿司在和他的理智较劲。他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发现他的朋友突然出现在茶几边。

妈的,这帮混蛋。